

◎中国封底丛书

身体的沦陷

帝国阉宦简史

马陌上 著

顾问：孔庆东 朱大可 朱建军 江晓原

李国文 苏三 吴言生

一部裤裆里的政治史。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（CIP）数据

◎中国封底丛书

身体的沦陷

帝国阉宦简史

马陌上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身体的沦陷: 帝国阉宦简史 / 马陌上著. —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06. 12
ISBN 7-80587-855-2

I. 身... II. 马... III. 宦官—历史—中国
IV. D691. 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139132号

身体的沦陷——帝国阉宦简史

作 者: 马陌上 著

责任编辑: 贾海燕 (jhy7851@gmail.com)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: 敦煌文艺出版社 (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
印 刷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
印 张: 5

字 数: 110 千

版 次: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~6 000

书 号: ISBN 7-80587-855-2

定 价: 12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翻印必究

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。

网 址: <http://www.dhwycbs.com> E-mail: dhwycbs@sina.com

电 话: 0931-8773235 传 真: 0931-8773235

目 录

引 言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阉宦史 / 001

第一章 语词解释: 阉 / 011

作为名词的阉: 阉人 / 012

作为动词的阉: 阉割 / 015

作为形容词的阉: 狗儒主义 / 019

第二章 阉的历史 / 023

阉的技术史 / 024

驯化 / 024

割礼 / 028

揉搓与刀具 / 032

愚民, 或者恐吓与酷刑 / 035

阉的制度史 / 039

“木官示禁”与“象以典刑” / 039

“官者使守内” / 045

中官用权 / 048

科层化 / 055

第三章 性 / 061

同性恋 / 062

自体性行为 / 066

同性性行为 / 070

性交换 / 076

第四章 生殖器的意义 / 081

生殖意义上的生殖器:代死之刑,血统与私产 / 082

快感意义上的生殖器:快感缺失,身体何为 / 087

作为符号的生殖器:炫耀,权力与突起物崇拜 / 090

第五章 性惩戒 / 095

贞操带 / 096

性爱权国有的秘密 / 101

专偶制与家庭 / 103

第六章 由语词结束:作为一种目的的阉人社会 / 111

女权主义:高声抵抗,高声叫卖与高声呻吟 / 112

男权主义:床上的英雄神话与药物依赖 / 118

性别:21 世纪的审美与中性人 / 123

消费:她世纪与 GDP 人 / 126

全球化:或隐或显的性政治 / 132

由语词结束:“勃”及其一些字词 / 134

附 录 / 138

我们如何理解他们——以赵高为例 / 138

主要参考文献 / 144

后 记 / 147

身体啊,身体 / 147

引言

我为什么要这样写阉宦史

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需要对传统的阉宦史做个简单的回顾。作为帝国史上最能哗众的题材，它跟娼妓史一样，能够迎合大多数人的趣味：一个被社会化的、受过良好教养的文明人，在漫不经心打量帝国哲学史的同时，总会对作为哲学史注解部分的风化史抱有相当的兴趣——他在审视帝国最伟大的头脑是如何思考的同时，不失时机地扫过它的胸部和裆部。

阉宦史于是流行起来。通过对各种阉宦史的学习，我们确信：作为一个庞大群体，阉人的确存在过^①。这让我们在最悲惨的日子里也庆幸不已：啊，仁慈的上天并未收回它赐予我们的性器，让我们享有最基本的快乐而且繁育。基于这种“消费他人苦难”的原始心理，阉人在当代生活中复辟了。书籍、电视、广播

① 阉人不光中国独有。公元前6世纪，波斯王大流士曾要求巴比伦和亚述向他进贡500名阉割的男童。古埃及在克里奥佩脱拉时代就有使用太监的记载。印度孟加拉王朝，也大量使用过阉人。美索不达米亚、犹太诸王都使用宦官。法国维丹曾有由犹太人经营的大规模的阉人制造所。阉人在这些地方曾经像奴隶一样被买卖，红海沿岸、阿比西尼亚、苏丹等地曾是阉人奴隶的来源地。1911年，君士坦丁堡还有2000多名阉人，而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还有10万名阉人。

以及网络联合起来,重新塑造关乎阉人的神话:娘娘腔的,卑贱的,残忍的,奸邪阴险的,意志顽强的,深知弄权之术的,无性或性生活变态的,心理极度阴暗的……这些被塑造出来的当代神话跟当代生活相伴生。

如果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,那我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跟历史发生着关联:部分正确的历史事件-部分有效的解释-完全有效的推广-完全正确的历史事件。我想要表达的意思谁都明白,当代意识形态创造了历史。这种在福柯那里早已老生常谈的简单观念,在中国并未获得有效的推广,因此,时至今日,好的历史研究仍然指符合历史事实的研究,最好的历史研究当然指最符合历史事实的研究——这让那些事实裁判掌握了真正的发言权,他们要么熟读二十五史,要么是个精明的盗墓汉。作为对主流话语霸权的反拨,各式各样的民间野史专家时时爆出“冷门”——他们的研究结果常常冠以“谜团”“幕后”“真相”等名头。跟悬疑片一样,历史成了那个需要被厘清的线团。类似的问题于是获致了最高的价值:杨玉环是不是以处子之身进入唐宫的?孝庄皇后跟多尔衮之间到底有没有私情?吕不韦跟嬴政到底有没有血亲关系?这二者互不相让,都认为自己怀里抱着的是一件名叫“史实”的宝器,他们指责并喝令对方:让史实说话!

极端的史实导致极端的窥视。面对历史,我们像个孱弱的孩子一样放弃了手中的武器,而只是一脸无知地追问:这是真的吗?这是真的吗?

这些问题在今天显然已不具备任何价值——历史的真相何时才能穷尽?我们为什么要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?

当然,我并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,我要说的是:历史,的确,是由话语创造的。重要的不是史实,而是基于史实做出的解释——重要的其实也不是解释,而是经由解释型塑的当代生活。历史是当代生活的镜像。

正是因了以上的肤浅认识,我有一个单纯的动机,那就是在尊重史实的同时,用一种话语结构方式把古代生活跟当代生活联系起来。近世以来,我们人为粗暴割裂历史的行为实在太多,我不愿在这条错误的路线上亦步亦趋,何况,阉割行为并没有因为民主时代的到来而废止——我们又为什么要一厢情愿地将阉割史终结在 1911 年秋天呢!

这掉入了一种二元论的老生常谈之中:阉割不光指肉体上的,还指精神上的。可是这有什么问题吗?在我看来,任何一元论企图都是一种集权心理在作祟:世界必须以秩序的、符合逻辑的面目出现,才能被认识——这无异于削足适履。我们对摧毁二元论抱有极大的热情——即便以二元叙事为阐释模式的经典哲学作家,也从未停止过对二元论的摧毁。在他们眼里,世界如果是二元的,就显得不够完美——这显然无助于增添上帝的荣耀。摧毁二元论的基本模式是:判定其中一元为另一元的派生物——这种判定往往跟“有神论”“无神论”纠缠在一起,但它为“唯物主义”“唯心主义”划清了疆界(一般说来,有神论者容易偏向唯心主义,无神论者容易偏向唯物主义)。这掩盖了问题的实质,使得“一元”“二元”之辩被两种不同的“一元”之争取代。所以,马克思判定:哲学史是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不断斗争的历史。

在我看来,物质派生了精神,还是精神派生了物质,都是一

个历史性命题,因为“物质”和“精神”本身都属于历史性范畴,并不具有本源意义。唯一具有本源意义的是“生”“灭”两种不可约减的力量,它们在远古人类的头脑中形成投影,并进一步构型了人类的自我意识——被构造出来的“自我”是可以约减的(主体间性),它并不是一个实体,而是“生”“灭”两种投影的组合、交织和纠缠。这为“我是什么”这样的问题打下了有趣的伏笔:我是我的精神吗?我是我的身体吗?对此类问题如果做出任何肯定性的答复,似乎都不能令人信服——至少在经验的层面上是站不住脚的:身体是确切实存的,精神也是亲切可感的。更何况,对任何一个的粗暴否定都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:刑罚的依据在哪里?如果我是由我的精神规定的,那加诸肉体的刑罚,其合理性在什么地方?

据此,我们判定:“自我”作为一个可以约减的历史性观念,从来都是由一对范畴规定的,所以,它往往表现为一个战场(或者舞台),在这里,“灵魂/肉身”“理性/感性”“精神/物质”“思维/存在”(它们无一例外都是“生”“灭”两种本源力量的派生)不断纠缠(出场/退场)——在这个过程中,“自我”被不断构造,使它具有了恒久的时代价值。也正因了它的时代价值,与此相关的派生的范畴才不是恒常的——在以前,它能够表现为“道成肉身”:耶稣代表耶和华出场;在今天,它能够表现为“君主立宪制”:首相代表女王出场。这种一隐一显(不出场的灵魂/出场的肉身)的二元模式,为刑罚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:灵魂犯罪,肉身受到惩戒——“自我”的所有权属于灵魂,但使用权却属于肉身。

——这种种烦杂的关系,我们完全可以用以下图表做出说明:

生，則上本琳从，瀝韻韻林肉無惡 灭，上定也——夢

自來水(即自來水)製料(或量面、粉肉等)

(灵魂/肉身)

(思维/存在)

(理性/感性) 深刻, 简单, 遥远, 此世, 来世

精神/物质) 故, 世上又有个超人

价值取向:功利性 超功利性

务实的 (人) 理想的

世俗性 神圣性

(仪式感) (荒诞感) (仪式感)

舒适感 快感

外在表征: 喜剧性的 悲剧性的

理智的 狂欢(迷幻)的

社会理想:秩序的 平等的

(右,保守,温和) (左,激进,暴力,无政府主义)

力量源泉:政治的、经济的、军事的、文化的

(凝聚, 支配的) (瓦解, 消耗的)

交换法则: 交换 馈赠

主觀面”“情面”(利益)“快景只此逢”(情感)——大太圖學會不

(使用) (消耗)

虽然肉身代表灵魂(精神)出场,并替它受罚(阉割),但各种直接惩戒、规训(阉割)灵魂(精神)的企图从未间断——这或许是狗儒主义不断盛行的根本所在。既然“自我”的所有权属于灵魂(精神),那么,对灵魂(精神)的惩戒(规训)就显得更为必

要——事实上,各种惩戒肉体的措施,从根本上讲,不是为了摧毁肉体,而是为了摧毁(震慑)灵魂(精神):不留全尸是为了让灵魂不能顺利地投胎转世——杀一个人,相当于打碎他灵魂的容器;割掉一个人的一些器官,则相当于让他灵魂的容器看起来如此残破、卑微,甚至肮脏^①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,对精神的阉割没有理由被排除出我们的视野。我首先从词性上入手解决这个问题。跟大多数汉语实词一样,“阉”具备三种词性:名词(阉人),动词(阉割),形容词(像阉人一样,或者,看起来像被阉割过一样)。作为一种派生词性,形容词从来没有取得过主体性价值,因为它无法给事物(行为)命名(定义)。之所以要对“阉”的形容词性做出解释,是因为我对二元论怀有不二信念——如果撇开精神上的受阉,本书则极有可能变成阉割风尚史的高级脚本,让那些窥阴者又一次得逞。但我得努力拿捏这个尺度,以便不将本书变成对狗儒主义^②者的诉状。

尽管语词里面含有某种秘密,但实实在在,我对词语考古学深恶痛绝。孔乙己懂得“回”字的四种写法——究竟哪一种才是从甲骨文的碎片中来的?这种心理让我在“阉”的语词解释上不会停留太久——事实上,我也只是对“阉人”“阉割”“狗儒主义”做了扼要的描绘。

如果“进步”这个概念对历史来说仍然有效,那技术无疑是促成进步的首要因素。是的,取火术、轮的发明、冶铁术、饲养术

① 太监一般会谨慎地保存好他的被割下的生殖器,除供升职时查验外,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:死时须将其埋进棺材里,以保证身体的完整。明、清时,许多太监捐银两在京郊修建庙宇,力求积德以让下世修个完身。

② 也译犬儒主义。

……无论哪项都能彻底改变先民们的生活。阉割首先是一项技术——从最机械的角度来想，它至少受到砍割器械的影响：作为“旧五刑”之一的宫刑，最早的确是用木棒或石棒或藤条击碎受刑者的外生殖器；用石制或金属刀具砍割则是后来的事了。在冶金术出现之前，阉割的确显得非常粗野——冶金术让阉割由“不道德”走向“次道德”。

从时间上来说，对动物的驯化以及阉割、对人所行的包皮环切、对人生殖器的阉割（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阉割）、对头脑的恐吓与禁锢……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先后顺序，阉割术并不是在动物身上演练成熟后再加诸人体的。但我们仍然可以这样理解：阉割术在一步步朝着最危险的器官——头脑逼近着。这是阉割术的逻辑。

技术的历史是不能自足的，它需要制度史来为它赋予价值。这样说更容易明白：当阉割单纯是一种刀具加身的技术时，它显然是不能被理解的；当它是一种刑罚制度时，我们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种技术表示对受刑者的羞辱和惩戒。汉初废除肉刑之后，阉割基本不再作为一种普遍使用的官方惩戒方式，供需关系开始决定阉人的多寡。阉人彻底成了一个职业群体——如何管理和使用他们？这显然是官制史需要回答的问题。

一部完整的阉宦史完全可以写到这里就结束。但是，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理解这样的问题：就其最直接的结果来讲，阉割是对性权利的剥夺，但事实上，阉人并非处于无性状态——这究竟该如何理解？庸俗的阉宦史总是在这个问题上异口同声：变态的，肮脏的……这种粗暴的道德判断蒙蔽了正经史家的良心，使他们没有勇气把手从眼睛上拿下来——即便有勇气凑近

阉人的裆部瞥上一眼，他们很快会捏着鼻子说：太可怕了，太可恶了，无耻的统治者，无耻的极权，无耻的施阉者！

阉人的性被诅咒，被窥视，被描摹，但从未被正视。所以，我决定花一些篇幅对此进行严肃的思考。我不会津津乐道于阉人的性方式，我只是基于他们的性方式对其性别问题进行探究。作为宫廷中一具具行走着的、有缺失的身体，在皇帝眼里，在宫女眼里，阉人到底扮演着怎样的性角色？这种角色如何才能被正确理解？为了尽可能全面回答这些问题，我考察了其他文明背景下非常态性方式的处境，并结合了与此相关的中国观念。

一个重要的东西不应被回避：生殖器。是的，阉人终其一生都梦想它能重新发芽——它的深层意义何在？如果它仅仅是一个生殖装置，那阉割也仅有刑罚意义，所谓“代死之刑”指的就是阉割——在亲族作为基本单元的社会里，让一个人“断子绝孙”相当于判了死刑^①，缓期执行。麻烦的是，生殖器还是一个快感装置，所以阉割便有了别的意思：闭合能量的一个外泄通道，从而让身体彻底变成“劳动力”——这似乎回到了阉割的本义，对于家畜，我们这样干已经很多年了。此外，突起物无论如何还是一种男权的象征，稍微考察一下遍布全球的突起物崇拜便会明白。然而，阉人丧失了这种象征物。

生殖、快感以及权力——生殖器的这三个意义中，唯独第一个持久地受到主流话语的保护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只有以生

^① “连坐”“灭族”这种针对肉体的酷刑，在中国之所以能持续那么长时间，原因在于：亲族是中国社会的最小单位——杀掉宗族中的一个人，相当于并未将他彻底杀死。在这样的观念下，“光耀门庭”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等伦理意义上的价值被发展了起来，并最终使中国哲学基本蜕变为伦理学（可用八个字概括中国主流哲学史：法里儒表，反法之儒）。

殖为目的的性交才被认为是正当的。对快感的敌视,使东西方不约而同地发展出了一整套精微的技术:贞操带、家庭,甚至国家,在我看来都是一种性规训和惩戒的装置。并非家庭和国家就是美德的化身,而是它们共同在担负一项使命:让身体尽可能以劳动力的形式存在,从而满足国家、家庭这种经济联合体的最大利益。国家如果是一个契约,那这契约的内容也是共同富裕,而不是共同享乐。

但石油工业的崛起彻底改变了身体的意义,新技术的广泛使用让身体的劳动力价值逐渐减弱,快感被重新呼唤,仿佛它是 GDP 的发动机。资本逻辑像符咒一样征服了每个身体和头脑,“自我”的边界被重新敲定:我就是我的财富。支配关系不是消除了,而是变得更加精妙——一切时髦词汇只有置于性政治的显微镜下才能得到理解:女权主义,男权主义,性别,消费,全球化,复制,标准化……肉体上的阉割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终止了,但精神上的自阉才刚刚开始,因为生活在这个时代,谁都离不开钱。钱让所有人在支配与被支配的牢笼中互相需要并仇视着。



先秦刻在骨上的字。是否可象征文明对肉欲的镌刻?

入图：所出所各代卦

然虽。为成固事亦不官斯得潘来从。昔册始出共衣带人图
洪图自册。对主自的更表言享不非自册册。小中的音制十有置
册册。张引册。张引册。册主册册册——册来出气主众册册张果
音谷册册；气主册量册册。不册册册意慈具册册——册张量册。册
。态变册至基。册张。张张。册白册。长册——天平几册。册谷
。中册主册册不册

品册“册”丁册册人册
自册不册。册册册：册
册张丁册张五。册册丁
众册册本册册。册册册
册册册册：要册册册册
丁册册册册。中册册不
人白册册。册册册册自

第一章 语词解释：阍

出太册册册册王册